



舞貔貅漸式微 傳承非遺需合力



工作坊有人員輔助參加者學習，如怎樣握緊貔貅頭兩邊的棍。

新界鄉議局場地早前舉行舞貔貅工作坊，近百名青少年參與。工作坊的導師溫健安指，舞貔貅須要臂力舉起來舞，也要有低樁等功架才舞得好，十分辛苦，加上時勢原因，已很少人學；這種客家傳統文化已走向式微，期望政府可多加推廣，有心團體合作共同推動以作傳承。

香港商報記者 鄭玉君

在圍村長大的溫健安是客家人，從小接觸客家文化，知道什麼是舞麒麟、舞貔貅，到大約十多歲，正式跟師傅學習，19歲成為專職教練，傳承客家文化，至今已有21年。早前在鄉議局主辦的「新界傳統文化節」（2023-2024年度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體驗項目中，擔任三天（11月4日、5日、11日）的舞貔貅工作坊導師，近百名3至18歲學生分批參加約三小時的訓練。

瑞獸樣子兇猛煞氣大

對於舞貔貅，記者只在正式場合看過兩三次，遠較舞麒麟及舞醒獅為少。溫健安無奈表示，現在確是很少人去舞，全港的貔貅隊不超過十隊，當中不少還是南鷹爪白鶴派即他師公歐紹永那一派，因師公鍾情貔貅文化，所以門派弟子有機會學習，其他門派則較少見。

溫健安指舞貔貅趨向式微原因有多項，包括貔貅雖然是瑞獸，但樣子兇猛，煞氣大，適合舞動場合不是太多；另外圍村文化早已現代化，好少人去學舞醒獅；同時時代已轉變，不少花炮會因經濟原因未能維持下去，隊伍自然減少。

動作吃力年輕人嫌辛苦

還有一個很現實的情況，就是舞貔貅太辛苦了。溫指舞貔貅比舞南獅辛苦好多，「舞獅可以笠住獅



學員高舉兩邊有棍子的圓圈（貔貅頭內架），想像這是貔貅昂首時的模樣。

頭，放在膊頭好輕鬆的去卸力，但舞貔貅要揸住兩支棍（藏在貔貅頭兩側）舉高來舞，是比較吃力的動作；舞貔貅的功架亦好辛苦，要坐得低、跳躍大等，現在的年輕人若要學舞醒獅，寧願學舞獅也不學舞貔貅，怕辛苦。儘管如此，他說仍有開班去推廣，也有一些人來學，只是沒有那麼大衆化。

當然仍有人學是好事，能否持之以恆是關鍵，從小學起最理想。記者在工作坊的最後一天到場觀摩，十多廿名參加者大多是十二三歲的少年，有些小至五六歲。衆人對貔貅的樣子都感到陌生，對怎樣舞動更毫無頭緒。溫健安的教學方法很簡單，只教舞貔貅的基本動作，即是如何舞着貔貅走動。

擺動時毛髮飄飄甚有動感

學員各人拿起一個圓圈，這圈兩邊都已連接一支棍，只要高舉它，左右兩邊不斷地用力舞動，有節奏地邊行邊舞，就可呈現貔貅扎扎跳的個性。因為鍋仔面、突額、眼不能動的貔貅，要靠側邊毛髮令其生動，所以當學員套上貔貅頭，不斷左右擺動時會令毛髮飄飄，很有動感。學習基本動作後，再學



舞貔貅工作坊很難得，溫健安（前排中）及輔助人員（穿橙衣者）與學員及其家長合照留念。

音樂，樂器有鑼、鼓、鈸，三人一組學習基本節奏音樂：「嗒、嗒、嗒」、「嗒、嗒」。最後上演貔貅出巡，在音樂配合下，舞動貔貅轉一個圈。

六歲半的林芷寧很活躍，很像扎扎跳的貔貅，學打鼓似模似樣，她不覺貔貅樣子兇，還說它搞笑、得意，很喜歡，而且動作也不難學，但就不會再學，因為舞貔貅「好叻呀」，但學音樂就可以，因為「無咁叻」。12歲的何迪文舞貔貅時頗有勁，節奏掌握不錯，原來他從小就喜歡醒獅，5歲起跟溫健安學舞獅，有一定底子，他說小時覺得舞獅好有型，舞者好犀利，今次初接觸貔貅，覺得一樣有型，好好玩，一點也不辛苦，希望日後可以撥些時間學習。

溫健安從參加學員中，看到不少人是「醒目仔」，剛開始學就懂了，十分難得，他們亦對舞貔貅有興趣，無奈沒有機會接觸。他希望貔貅這種已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項目的文化，政府及其他團體多些關注及支持，有說「台上一分鐘，台下十年功」，舞貔貅正是這樣，極需要有一個平台，給予經濟支持，令生存空間增大，傳承文化也易些。

▲一組學員奏音樂，一組舞貔貅，原地繞一圈。
記者 鄭玉君攝

▼舞貔貅不時要低樁，是頗辛苦的苦功架。



溫健安教學員如何打鑼。



新·專欄

原屬新界的九龍城警政(之一) ——神秘的九龍城寨



警界回眸

若然今天有人跟你說，九龍城是原屬新界的地方，你可能曾猶豫！再說舊時九龍城裏的九龍城寨是個「三不管」的地方，你可能有所聽聞。關於九龍城寨這段神秘歷史，是要追溯到180多年前鴉片戰爭後，英國佔領香港島後的開埠歷史說起。

從「官富場」到「官富巡檢司」

早在宋代以來，在九龍灣東西沿岸設有叫「官富場」的官辦鹽場，並派兵駐守，這時九龍灣一帶地方稱為官富。元朝滅宋後，將「官富場」改為「官富巡司」管治。

「巡司」即「巡檢司」，是古代中國負責縣級以下的地方治安事務，是由職掌緝捕盜賊、盤詰奸偽、警備不虞的巡檢司擔負。

到了明代，根據於1409年成書的古籍《永樂大典》之東莞縣圖，標示

當時屬於東莞縣治的「官富巡檢」衙署位置，相信是設於今天的九龍城。而萬曆年間的古籍《粵大記》海防卷廣東沿海圖，亦標示有「官富巡司」駐在九龍。明萬曆年間重整東莞縣界，將現在香港地方劃入新建的新安縣治。

滿清滅明後於康熙十年（1671年），因為「官富巡檢司」衙宇久壞，到任官兵多是租住民舍，當時巡檢司捐出薪俸於新安縣城赤尾村購買民地建署，雖然將駐在九龍城的巡檢衙署撤到縣城，仍然是管轄香港隔地的治安。清廷再於嘉慶年間為防海盜，於官富築築建「九龍寨」炮台，將原佛門台的炮台遷移至九龍寨應用。

鴉片戰爭後改稱「九龍巡檢司」

1841年鴉片戰爭，香港島割讓予英人管治，華界的九龍半島便與對岸的港島成為軍事臨界。有鑑於此，當時的欽差大臣耆英，於1843年以《奏為改設附近香港之巡檢衙門》上奏，將新安縣城「官富巡檢司」裁撤遷回九龍城，並改稱為「九龍巡檢司」。

耆英緊接任職兩廣總督時，再奏請集捐建立城牆及增駐官兵鞏固防務的「九龍寨城」，獲得朝廷批准後便集捐築築城牆建城。

選址於白鶴山南麓下的九龍寨城於1847年竣工，並將原大鵬灣的大鵬營調入鎮守，九龍寨城遂為與英人治下港島的新邊防要地。

隨後於1856年至1860年爆發第二次鴉片戰爭，清廷在戰敗下再將現今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割讓予英國，仍屬新安縣的九龍寨城毗鄰於界限街以北，形成與英人治下的九龍邊境相連格局。（未完待續）

九龍寨城龍津門外，罪犯枷鎖示衆

20世紀的九龍寨城內外景象。

九龍寨城龍津門外，罪犯枷鎖示衆

20世紀的九龍寨城內外景象。

九龍寨城龍津門外，罪犯枷鎖示衆

20世紀的九龍寨城內外景象。

九龍寨城龍津門外，罪犯枷鎖示衆

20世紀的九龍寨城內外景象。



▲ 20世紀的九龍寨城內。圖中左邊的屋宇是九龍巡檢司衙署。
林建強提供圖片

▶ 明代《粵大記》附廣東沿海圖。圖左標示的「官富巡司」。



作者簡介
林建強，刑事司法理學士，湖北警官學院客座教授。退役香港警察偵緝警署警長，從事刑事偵緝工作卅多年，曾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警察榮譽獎章勳獎。學術方面以警察學、犯罪學、幫會等研究方向。亦為歷史文物收藏家，曾獲「全國十大警史文物收藏名家」名銜。編著出版《中國禁毒文物》圖冊。